□传奇故事

保护同志 独臂将军让手榴弹在手中爆炸

人物介绍

廖政国（1915-1972），河南息县人，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历任副连长、副营长、营长、副团长、代团长，参加了长征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历任新四军营长、支队长、团参谋长、团长、旅参谋长、旅长、纵队司令员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先后任师长、军参谋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副军长、军长、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、舟嵊要塞区司令员、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等职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，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。

在廖德强幼时的记忆中，爸爸廖政国有点儿怪，“他吃饭、写字，甚至和别人握手，都是用左手。”爸爸的右手怎么了?当父亲将右臂那段戴着白手套的假肢卸下来时，廖德强就会好奇地凑过去看个究竟。他看到爸爸的小臂只剩下一半，细细的、软软的，一点力量也没有。爸爸为什么没有右手呢?廖政国是这样回答孩子们的：在战争年代被手榴弹炸掉了。在这个看似轻描淡写的回答中，隐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。在父亲去世多年后，长大成人的廖德强才渐渐知晓了这个故事的全部。

潜心研究 加大手榴弹威力

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。

1940年10月，廖政国所在的部队，在黄桥决战后，驻扎在黄桥镇整训。此前，廖政国曾听部队指战员反映，当时用的那批手榴弹不好使。手榴弹扔出去时，有时候爆炸威力很大，有时候却只是一破两半，根本没什么威力。武器的好坏，直接关系到战斗的胜败，带着这样的武器打仗，心里可就没底啦。为此，廖政国决定，一定要弄清，这批从伪军手中缴获来的手榴弹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

当兵之前的廖政国，是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家少年，参加红军之后，他利用战斗之余，努力学习文化，有了很大的进步。面对这些又笨又大，有着长长木柄的家伙，廖政国用心琢磨了起来。最终，他搞清楚了问题的原因所在：引线的长短决定了手榴弹爆炸的时间；还有，手榴弹的质量决定了手榴弹爆炸时的威力。

保护同志 高举起冒烟的手榴弹

问题找到了!廖政国把部队干部召集到他的屋子里，给大家讲解这批手榴弹的构造原理和爆炸性能。讲着讲着，他手中的那颗手榴弹突然冒起了白烟。意外发生了!危急时刻，只见廖政国一边高喊“注意安全”，一边迅速跨上身边的桌子，站起来，右手高高举起了手榴弹。

轰然一声巨响，手榴弹爆炸了。周围的人都安然无恙，廖政国的右臂却被炸飞了。廖政国为什么不把手榴弹扔出去呢?他的二女儿廖颖这样对记者说：“因为当时爸爸讲课的屋外院子里有人正坐着晒太阳，窗台上趴着警卫员和马夫，也正入神地听爸爸讲课，隔壁里屋团政委正在休息。爸爸周围的每个方位都有人。在那一刹那，爸爸判断，手榴弹一旦扔出去，不管哪个方向，都会有人伤亡。于是，他选择了站上桌子，高高举起手榴弹，尽量拉开自己与周围同志的距离，让手榴弹在自己手中爆炸。”

从此，廖政国就成了有名的“独膀子”。1955年，解放军授衔，毛泽东在谈到解放军的伤残将领时说：“中国从古到今，有几个独臂将军?旧时代是没有的，只有我们的红军部队，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!”

（摘自《现代快报》白雁/文）

□人物春秋

丰子恺鲁迅同译《苦闷的象征》

《苦闷的象征》是日本学者厨川白村(1880—1923)的文艺理论著作，1924年2月在日本由改造社出版。当时，我国“五四”新文学作品主要抒写了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众多苦闷，《苦闷的象征》的问世，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中国“五四”“苦闷文学”的一种艺术理论总结。1925年3月，丰子恺、鲁迅翻译的《苦闷的象征》出版后都一版再版，拥有众多的读者，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，《苦闷的象征》在当时中国所受到的欢迎程度。

1924年4月8日，鲁迅买到日文版《苦闷的象征》，9月22日便着手翻译，10月10日译完，第一、第二部分还连载于10月1日至31日的《晨报副刊》上，1925年3月作为《未名丛刊》之一出版。而与此同时，丰子恺翻译的《苦闷的象征》先是由《上海时报》连载，后列入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于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两位译者几乎同时翻译同一本日本文艺论著，并同时出版，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并不多见。尽管丰子恺后来成为一个学贯中西的艺术大师，在漫画、文学、翻译和艺术教育等许多方面都卓有建树，但由于《苦闷的象征》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译著，因而略显稚嫩，只有译文，没有译者的前言或后记。而鲁迅其时已卓然成家，他专门写了《〈苦闷的象征〉引言》，既简要介绍了原著者厨川白村，又对《苦闷的象征》的美学观点进行了论述。

那么，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，究竟哪一本更好呢?丰子恺曾说过：“他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。”这当然是谦词，但一些读者包括鲁迅本人对此似乎有较为实事求是的评说。如季小波(丰子恺的学生，与鲁迅也有交往)就在比较后认为，在翻译的某些方面，鲁迅不如丰子恺，但鲁迅的文章却无疑是大家手笔。并且指出，丰子恺的译本“既通俗易懂，又富有文采”，鲁迅的译文诘屈聱牙，有些句子还长达百来字。为此，他给鲁迅写了一封信，在信中将厨川白村的原文及鲁译、丰译的同一节、同一句译文互相对照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，还谈到直译、意译和林琴南文言文译的不足之处。几天后，季小波收到鲁迅寄来的长达3页的回信。鲁迅不仅表示同意季小波的看法，认为自己的译本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，还在信中幽默地说：“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，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。”由此，也充分表现出鲁迅的谦逊和坦诚。

据说，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后，鲁迅还特别安排北新书局将他的译本推迟一段时间上市，让丰子恺的译本先在书店出售。因为自己是已成名的作家，丰子恺当时刚走上文坛，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，如果自己的译本先上市，必然影响丰子恺译本的销路。后来，丰子恺每每提及此事，总是由衷地称颂鲁迅先生对文学青年的爱护与关怀，并在很多文章中谈到这个细节，以感谢鲁迅对他在起步阶段的扶持。

丰子恺第一次见到鲁迅是在内山书店后的会客室里，内山完造向鲁迅介绍了丰子恺，两人一见如故。此后，他们经常到内山书店买书、见面，有时还用日语畅谈文艺，十分投机。1927年11月27日，丰子恺由画家陶元庆陪同去景云里拜访鲁迅，当谈到《苦闷的象征》一书的中译本同时在中国出现时，丰子恺不无歉意地说：“早知道你在译，我就不会译了!”敬仰之意溢于言表。可鲁迅却对丰子恺说：“哪里，早知道你在译，我也不会译了。其实，这没什么关系的，在日本，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。”鲁迅认为，一本外国书完全可以有几种译本同时存在，以取此之长，补彼之短。鲁迅的这一态度消除了丰子恺的顾虑，他俩之间的距离因此缩短了许多。这件事后来传为文坛佳话。

（摘自《中华读书报》周惠斌/文）

□社会看台

女子举债40万元收养重病弃婴

资助孤儿直至上大学

“她哺乳弃婴、资助孤儿再造天伦之美，她以一己之力在乡间播撒真爱，守护良知。”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花园乡曹庄村农民张喜凤手捧2011年“感动中原”年度人物奖杯，喜极而泣。

2003年起，正在给儿子哺乳的她，听说孤儿院里面的孩子可怜，就经常抽空到孤儿院去给孤儿哺乳。2006年春，张喜凤和家人抱着几个月大的女儿到县医院看病，在医院门诊楼前抱起一个残疾弃婴。

“这个孩子是先天性脊椎裂，且神经受损导致了大小便失禁和身体部分溃烂。”医生告诉张喜凤，孩子即使治好也会留下后遗症，“对这个弃婴，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呀，别花了冤枉钱又找个麻烦。”

“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也要给孩子治病。”张喜凤坚定地把弃婴送进病房，并为弃婴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“王安梦”。医生说，出生才几天的孩子，母乳喂养有助于孩子病情好转。于是张喜凤狠下心来，给自己亲生女儿断奶，把奶水留给小安梦。

张喜凤在县城开了一家精米商行，收入还算不错。但是为了给身患重病的小安梦治病，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钱很快花完，她又借钱继续给孩子治病。

2006年秋天和2008年冬天，又分别有两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哮喘病、先天性鼻塌陷和唇腭裂的婴儿被放在了张喜凤的家门口。丈夫王和平对张喜凤说：“咱已经收养安梦了，你撂下生意不管，我不说啥，你贷款给孩子看病我也不怪你，但这俩孩子咱说啥也不能再管了。”可张喜凤还是义无反顾地收养了她们，并给她们治病。

随后，带重病孩子到医院打针、吃药、输氧、输液成了张喜凤生活中的主要内容。张喜凤辗转西安、太原、郑州等各地医院，为孩子治疗。几年中，除了将家里的积蓄花完之外，她一度欠下40余万元的债。

多年来，张喜凤的事迹在当地被广为传颂，她家的生意也非常兴隆。但她和丈夫挣的钱基本上都捐给了别人。除了家里收养的几个孩子，张喜凤还是孤儿院10多名孤儿的“妈妈”。在泌阳县孤儿院，从小学到初中和高中，甚至到大学都有张喜凤资助的孤儿学生。泌阳县付庄乡李岗村廖海娜姐弟三人在张喜凤的支持和帮助下，均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。

（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韩俊杰 刘 盾/文）

男子徒手接住5楼坠落110斤重男孩

称“对得起良心”

28岁的哈尔滨男子谢尚威徒手接住5楼坠落的15岁男孩，称“不认为自己高尚”。

杭州吴菊萍徒手接住10楼坠落的2岁女童被网友称为“最美妈妈”。1月27日，哈尔滨也出现了这样一位英雄人物，他叫谢尚威，今年28岁，他徒手接住了5楼坠落的15岁男孩。幸运的是，男孩仅是左腕骨折，颅内轻微出血，并无生命危险，而谢尚威只是后腰和尾骨受轻伤，已回家休养。

男孩5楼坠落

被救的孩子名叫付佳伟，是哈尔滨市双城市韩甸镇中学初二学生，与母亲宫玉娟和继父刁广军在韩甸镇农民新居小区A栋居住。

1月29日，宫玉娟回忆起当天的情景：“早上8点多，我一边煮饺子一边告诉孩子起床到楼下放鞭炮，过了两分钟突然听到‘啊’一声，我跑到孩子的卧室，当时吓坏了，孩子两手把住窗框，头朝里，而身子已经不在屋里了。”

“一看出事了，我马上跑到窗户那，两手拽住孩子的手腕，拼命喊救命。”宫玉娟说，“这时看到B栋的谢尚威了。我求他接我孩子一下，他跑过来时，我也没劲了，孩子掉了下去。整个过程也就两三分钟。”

徒手接住男孩

谢尚威，韩甸镇人，身高182cm，不算魁梧，但很结实。他回忆说：“那天早上我借楼下大舅哥的面包车出去串门，8点40分左右回来还车时隐约听到有人喊救命，摘掉羽绒服帽子后看到对面楼的宫玉娟正双手拽着窗外的孩子喊我，我马上跑过去，挪开楼下的摩托车，刚伸出双手，孩子就掉下来。我当时只觉得胸部一震，肚子一胀，眼前一黑，就昏了过去。”

目击者刘女士说，当时她正在一楼的麻将馆打麻将，听见外面有人喊救命，向对面的楼上一看，五楼的窗户上吊着一个小孩，此时只见谢尚威正飞奔过去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小孩就掉了下来，“嘭”的一声，两个人就都倒在了地上。

称“对得起良心”

经过医生检查，谢尚威仅是后腰和尾骨受了轻伤，打了消炎针当天中午就回家休养了。而付佳伟转到双城市骨伤科医院做了接腕手术后，因颅内轻微出血，又回到双城市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观察治疗，目前病情稳定，已无生命危险。

男孩的继父刁广军说：“孩子身高一米七四，体重110多斤，下落的力度相当大，谢尚威真是舍命相救啊。”

目前谢尚威行动还有些不便，但说起救人时怎么想的，谢尚威很平淡：“当时哪有时间想这些，连危险都没想。我也有个7岁的女儿，为人父母的，遇到这种事肯定都会冲上去的。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多高尚，虽然有人说我傻，但我对得起良心。”

（摘自《新京报》尚德/文）

北京密云县一家好心人

勇救落水母女

1月30日，家住北京密云县十里堡镇双井村的张玉梅带着丈夫和女儿，来到县城长安小区，向救了自己和女儿一命的张全德一家人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四天前，也就是大年初五，张玉梅和女儿经历了一场噩梦。“那天，我们娘儿俩打算去县城逛逛，心想从密虹公园冰面上直接穿过去，抄个近道……”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四十几岁的张玉梅仍心有余悸。

正当母女俩走到河中心时，16岁的女儿突然一脚踩空，掉进了冰窟窿里!慌乱中，张玉梅上前想拽住女儿，可冰面太薄，自己也开始往下沉，不到半分钟，冰水已经没到了脖子，惊恐的母女俩大喊“救命”。

冰面上的呼救声惊动了岸边的游人。正在河边和家人遛弯儿的张全德，当时距离冰面有二十几米。听到叫声，他三步并作两步直奔冰面，儿子张赛、张赛龙以及妹夫赵文革也紧随其后。

面对落水的母女，四人先是手拉手连成一道直线，试图把她们拉上岸，可由于落水地点距岸边较远，四人手拉手怎么也够不着她们。情急之中，张全德顺手从冰面上拿起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棍，再次和家人手拉手，形成了一道将近10米的长线，张全德站在最前面探下半个身子，让小姑娘抓牢木棍。5分钟后，母女二人终于脱离险境。

身体恢复后，张玉梅几次联系张全德，想登门感谢，却被婉拒。一直到1月29日，第6次打电话后，张全德才不好意思地答应张玉梅一家“上门看看”。

据了解，今年50岁的张全德是密云县高岭镇芹菜岭村人，春节到县城儿子家过年，逛公园时偶遇落水的母女，于是就有了上面救人的一幕。“其实也没啥，别人看见一样会救。”面对笔者的采访，张全德没再说更多的话。

（摘自《北京日报》于思洋 吕吉/文）

生命只剩6个月

“深情丈夫”让植物人妻子活过6年

妻子中风成了植物人，医生告知家属：照顾得好也就多活半年。

武汉62岁的刘迎松却好似妻子每天都会醒来一样，精心加以照料，甚至一直用妻子昏迷前喜欢的化妆品为其护肤。6年过去，卖掉130平方米大房，租住20平方米小屋，他的背有点驼了，妻子的皮肤依然白皙。

刘迎松退休前是市商业系统职工，现租住武汉江大路附近一私房。记者在狭小的房内看到，刘迎松和儿子住客厅，妻子胡长珍睡单间，唯一的取暖炉为她开着。“以前儿子是特保，现在老婆是特保。”刘迎松说。

2006年8月，56岁的胡长珍因脑血管破裂陷入深度昏迷。“高压氧一般做两个疗程，我要求做6个疗程。催醒针打了1个月，全部自费，花了1万多元。”刘迎松想尽办法，但还是没能让妻子醒过来。医生说，护理得好可能还能活半年。

妻子回到家时，鼻腔里插着胃管，脖子上还有气管插管。刘迎松将一天主食四餐、零食六餐用搅拌机打成糊糊，再用高压锅蒸透，放成温热，亲口尝过，再用胃管输给妻子。刘迎松长期观察发现，正常情况下，妻子可以吃4管，吃多了不行，吃少了营养不够。妻子爱吃财鱼，他把刺都细细挑过再打成糊糊；鸡蛋只用土鸡蛋；担心牛奶不安全，选用品牌奶粉。

2008年初，刘迎松把130平方米大房卖掉，“当时房价不行，但急等着钱用，没办法”。妻子刚病不久，新婚的儿子离婚了。

长航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杜鹏惊讶，胡长珍6年没长褥疮，皮肤舒展，比健康人还干净。刘迎松说，她也长过五六个褥疮，但在萌芽时就被消灭了。为消除疮口流脓，刘迎松摸索出一个办法——用10瓦左右的小灯泡轻轻烘。杜鹏向好几名瘫痪患者的家属推荐了这个办法。

刘迎松说：“不奢望妻子能站起来，最大的愿望是能让她恢复意识，亲口告诉我，菜好不好吃，还有哪里照顾得不好。6年都闯过来了，也许她就快醒来了。”

（摘自《长江日报》刘睿彻/文）

复旦贫困女生的幸福之家

六口五姓氏 三家合一家

复旦大学医学院2007级法医班女生周姝有一个特殊的家，爷爷袁双麒、奶奶熊秀英、妈妈朱美蓉、小姨朱祥凤、弟弟吴泽宇。6个家庭成员来自三家人，如今，他们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。虽然这个家没有像样的家具，甚至没有齐全的家用电器，但在这里，却能让人感受到阵阵暖意。

机缘巧合组成家庭

上海彭浦新村152号是一幢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公房。5楼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就是周姝的家，一台老式电视机、一台老式冰箱是房内全部的家电，一大一小两张床占据了房间大部分面积。周姝一指那张两尺余的小床：“每天我和妈妈就挤在这张床上睡，弟弟和阿姨睡大床。”

十多年前，周姝还在上初中时，家里突遇变故。先是父亲离开了，后来，母亲朱美蓉成了下岗工人。家里全部的经济来源只有母亲一点点的下岗补助。就在这时，朱美蓉的远房侄女朱祥凤也有相同遭遇，带着儿子前来投奔。于是，一对母子、一对母女开始共同生活。朱祥凤其实与周姝同辈，由于年龄的关系，周姝称她为阿姨，称朱祥凤的儿子吴泽宇为弟弟。

几乎在同一时刻，周姝所在的彭浦中学与当地福利院结对子，她认识了袁双麒、熊秀英老人。周姝说：“这是一种缘分，我有了爷爷、奶奶。”此后的12年间，无论寒暑，她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福利院里。

逢年过节阖家团聚

周姝告诉记者，每年过年，包括春节、国庆、中秋，她和弟弟都会把老人接回家里团聚。平常时不时地去问候一声，虽然没有贵重的礼物，没有漂亮的新衣，但那一声声亲切的嘘寒问暖，却温暖了两位老人12年的心。

有一次，袁老的腿骨折了，周姝拿着刚刚获得的复旦一等奖奖学金去了福利院给袁老。两位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们说，有这样一个孙女是他们的福气。

明年就要毕业了，周姝最大的心愿是找一份好工作：“这样我能更好地照顾爷爷、奶奶，也能照顾好妈妈、阿姨。我会一辈子关心爷爷、奶奶。”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张炯强/文）

78岁老太晕倒路上路人旁观

“85后”姑娘上前搀扶

日前，南京常府街复成桥附近，一位家住后宰门的老太太路经此处时，在前后无任何障碍物和无人无车碰撞的情况下，突然仰天摔倒躺在地面上。这时，一位骑车接小孩的徐女士下车帮助报警，她说亲眼看见老人跌倒的。随后一位年轻姑娘上前搀扶起老太太，并买来水给她喝。随后赶来的120急救车赶到准备送老太去医院检查，但老太太不肯去，称自己是低血糖晕倒，坐一会儿就好了。据悉老太太独自一人居住，身边无人照顾。

目击者兆先生称，下午4点许，他走到常府街复成桥附近时看见，一位家住后宰门的老太太走过这里时，在前后无任何障碍物和无人碰她的情况下，突然仰天摔倒，头朝南脚朝北躺在地上，围观市民不敢妄动。

这时，一位骑车接小孩的徐女士下车帮助报警，兆先生和徐女士都说亲眼看见老人跌倒的，周围没有人，当时她跌倒时响声很大，因为是后脑勺着地，老太太后脑勺肿了个包。随后，一位年轻姑娘路过这里，弯腰将老人扶到路边坐下并打了120，又给老人买来一瓶康师傅绿茶给她喝下，老太太渐渐感觉好些了。老太太告诉她，自己姓韩(音)，家住后宰门附近，独自一人居住，儿女不在身边。接到报警的南华骨科120急救车和五老村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查看，准备带老太太去医院检查，但老人坚持不肯上救护车去医院，说自己是老毛病，坐一会儿就好了，警方也没有办法。

那位搀扶老太太的姑娘只肯说自己姓王，是个“85后”，其他什么都不愿说。她不顾旁边一些围观者劝说，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，安慰她，跟她说话，让她喝水歇歇，老太太感动地说：“你心真好，世上好心人还是有的!”王小姐说：“看您的年纪可以做我奶奶了，奶奶摔倒在路上，做孙女的哪有不管的呢？再说人人都会老，等到我老得跟您一样，也希望有这样一个年轻女孩来搀我一把!”

（摘自《扬子晚报》范晓林/文）

九旬爷爷无力送孙女 列车“邮寄”六岁女孩

2012年1月22日，由南昌开往北京西的T147次列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旅客——一名年仅六岁的北京女孩刘娜。然而，对于孤身旅行刚才还胆战心惊的刘娜来说，踏上列车后她感觉像是到了家里……

六岁女孩要独自回家

今年1月22日，也就是农历大年二十九这天中午，一名年逾九十的老人领着一名五六岁左右的女孩来到北京西客站，找到正在站台上迎接旅客上车的T145次列车列车长邢军和乘警，用颤巍巍的手拿出一张写在便笺纸上的纸条，递到邢车长手中。

原来，这名北京女孩名叫刘娜，自幼与爷爷生活在北京，父母却在江西萍乡工作。今年春节，她的父母因工作繁忙，无法回北京，便想让女儿来萍乡相聚。年迈的爷爷无法送小孙女回萍乡，便将女孩送上火车，让她独自回乡。

由于实在放心不下孙女，爷爷只得将刘娜的座位号、目的地以及父母的姓名等信息写在便笺纸上，请求T145次列车的乘务人员予以帮助。

列车上的大年夜也很温馨

看着小刘娜眼中祈望的眼神，列车长和乘警一口答应了老人的要求，并承诺一定将女孩平安送达目的地。

为确保小刘娜的安全，T145次列车从北京西站开车后，邢车长特意将女孩从硬座安排到了卧铺，并指定了一名乘务员全程照料她。时值大年二十九，晚餐时分，餐车的大师傅还专门为女孩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，让女孩度过了一个温馨的大年夜。

1月23日7时，T145次列车到达萍乡车站。小刘娜的父母早已等候在站台上。当从邢车长和乘警手中抱过小刘娜时，终得团圆的一家人不禁相拥而泣。

（摘自《南昌晚报》肖勇 朱明 刘星/文）

龙有雌雄

壬辰龙年，有关龙的话题自然多起来了。龙是有雌雄之分的。史前社会，人们对生命的渴望、对生殖繁衍崇拜，与龙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无论是龙图腾还是鱼图腾，繁衍能力是必不可缺的，万物阴阳交合不二法则，同样适用于“人文动物”龙，所以中国人早就认定龙有雌雄。

如《左传，昭公二十九年》：“帝赐之乘龙，河、汉各二，各有雌雄。”最初雌雄论定龙为雄，蛇为雌，在《水雅·斯干》有类似说法：“吉梦为何，维熊维罴，男子祥，维虺维雌，女子祥。”由此看出后世传说蛇化美女是有根据的，如白娘子、小青等历史故事。到了南朝，蟠螭龙中的螭龙应为雌龙。今天流传着“龙生龙、凤生凤”说法，龙若无雌雄何以有后?何以龙王、龙母、龙子、龙孙一应俱全呢?总之龙家族不可没有雌雄，否则不符合古人创造龙的本意。

文物中也有实物佐证。汉唐时期墓道壁画和画像石，就刻有伏羲、女娲画像，仍以龙为雄，蛇为雌；而昭宣时期的伏羲、女娲各作人面龙身和人面蛇身，两者成交尾状，更妙的是两者之间增一小儿，手曳两者衣袖，更反映了龙祖有传后功德。唐代修定寺塔门额浮雕龙为雄，蛇为雌，其工艺特征是：龙头生双角，立眉怒目，巨唇作吸水状，曲肢有力，三爪尖锐，遍身鳞甲，出没于水浪中，称腾蛟为雌，头无角，身无鳞，腹有圆圈纹，并有四爪，龙目羞柔，龙体缓慢滑动，水势平荡无奇。龙在晚唐、五代、宋处于一个转变期，后逐渐以龙为雄，以凤凰为雌。此后一幅象征男女美好幸福爱情的龙凤图，在民间渐渐流传，成为家喻户晓、喜闻乐见一种装饰图案，且广泛用在婚嫁礼品、家具制作、建筑设计、舞台道具和陶漆器中。

（摘自《新民晚报》吴德宏/文）